

名人堂

## 你家周围三公里的盲区

□ 和菜头

除非一个人正处于青春期,荷尔蒙爆棚,体力槽全满,智商为负,否则他一定拥有固定的生活模式。每天上学上班走什么路,去什么饭馆吃饭,去哪里看电影,去什么地方购物,统统都有固定的模式。唯有年轻人,愿意在城市里无头苍蝇一样乱窜,仿佛不是在这里生活,而是在这里寻宝。

于是,无论城市有多大,设施有多么齐备,有多少娱乐消费场所,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只会选取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懒得变更。我曾经说过: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只需要有一个熟悉的酒保,一家美味的馆子,一处相宜的超市,加上一间亲切的书店,一个人就足够在这座城市里过活。

在你所居住的城市里,绝大部分地区对于你来说是个盲区。你最多知道街道的名字,小区的楼盘,但你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不单如此,

就算是在你居住的地方,周围方圆3平方公里范围内,也有超过七成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我们可以用计算的方式证明一下。

3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也就是以你的住处为中心,980米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范围,相当于从你家里出发,朝着任意方向前进一公里。

一公里对于一个成人是什么概念?普通人走一步的距离是0.7米,70cm。走一公里相当于1428步。在各种计步器的网站上,看参与每日万步走的记录,大部分人每天连2000步都走不到。别忘了,这2000步包括离家一次,回家一次。

这样计算下来,一个人在自己家附近会走1000步左右,距离1428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且,我们前面说过,由于生活模式固定,你进出自己的驻地,大多走相同的路径。所以,即便是

在你家周围3平方公里的范围,也存在大量的商店、饭馆、洗衣店、理发店、宠物店、培训课堂,你根本没有去过,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人们说要去看看世界,人们说要热爱生活。其实,根本不需要去看乞力马扎罗的雪,乌斯怀亚的火车,艾尔斯岩上的落日,在你家附近都有海量的存在等待你去发现,也有大量盲区等待你去探索。

如果你肯选一个周末,在自己家周围3平方公里内仔细转一圈,也许你会对生活有一种全新的看法。在你自认为了若指掌的这块小地方,竟然有如此之多千姿百态的存在,提供着千奇百怪的服务,驱使难以计数的人忙忙碌碌地工作和消费,那么,你也就能够切身体会到生活中所蕴藏的热量。

他们管这个叫“接地气”,中国人管这个叫“人间烟火”。

写诗吧

## 豌豆花

□ 横

豌豆的花  
带有少量的  
紫色

像白昼  
给我们带来  
足够  
亮度的天空

我们从老房子的  
很低的  
木门槛那儿  
把目光  
越过树梢看

那些熏人入睡的热气  
隐藏在摇曳的深绿色中

美文帖

## 73封信

□ 欧晓鸥

那些泛黄的信纸是我在床下的小木箱里翻东西时,从一个信封里掉出来的,是妈妈的字迹。

“今天读完你推荐的《金粉世家》,自觉不及《红楼梦》的十分之一;你批评琼瑶的小说庸俗,我却认为它细腻、优美……我决心像你希望的,多看世界名著,这样就能离你近一些吧……”

那是1982年23岁的文学女青年爱英写给被她小心崇拜着的文学杂志编辑欧老师的信。可是2014年55岁的爱英除了《瑞丽》的彩页外再无兴趣进行任何阅读,欧老师在作家协会担任领导却再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1982年1月12日:“今天你第一次用自行车载我,虽然我连我还没坐上后座都不知道,径直骑出了老远,我还是觉得甜蜜……”

1982年1月20日:“你对我诉说过去的婚姻是你心底的伤口,我好想告诉你,我愿意用全部的爱,抚平你的伤痛……”

1982年1月31日:“其实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是文字工作者,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士,可是我又不忍心去接近你……”

原来雷厉风行的妈妈,也曾柔软过,怀疑自己的渺小,却又坚信爱情可以拯救一个痛苦的灵魂。

1982年4月9日:“我开始怀疑,你需要的到底是一个帮你洗衣做饭的保姆还是一个对象?”

1982年4月25日:“我病了,你一连三天都没来看我,是你太粗心还是根本没把我当回事?”这几封信里,女青年爱英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我的心却紧紧揪了起来。

1982年8月8日:“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你33岁不重要,你离过婚有一个儿子也不重要,只要让我感到值得,只是……”

1982年11月19日:“这一次,我真的下定决心了,最后一次帮你打扫卫生,衣服也洗干净晾起来了,记得收……最后可否答应我三个请求?一、好好照顾自己,不能再瘦下去;二、那件深蓝色的毛衣请允许我带走,继续为你织完;三、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个不太贵的小闹钟……”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哗哗落下,1982年的妈妈和我如此相像,天真、敏感,对感情过于执著。

所有的信到这一封便中断了,我不知道这73封信,我的爸爸当年是否真的收到过,我只知道,1983年,爱英和欧老师还是喜气洋洋地结婚了。1984年,他们做了我的父母。

那天下午我坐在地板上哭了很久,原来上一代的爱情并不是我所猜想的那样乏善可陈,只是现在,再也没有谁愿意真正关注一个55岁中年妇女的抱怨。

回到学校,妈妈打电话照例问我感情问题,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敷衍,而是郑重地告诉她:“妈,你放心,我会对自己负责。”妈妈沉默很久,声音有点哽咽:“女孩的青春没有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千万不要稀里糊涂。”我早已泪流满面。



荷 邹传安 画

百鸟林

## 永远的孩子

江西省新干中学 聂怡然

“第一个婴孩第一次笑出声来的时候,那一声笑就裂成了一千块,这些笑到处蹦来蹦去,仙子们就是这么来的。”仙子不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他们从婴孩的笑声里来,带着最初的纯净、清新与活力。

“所以,每一个男孩和女孩都应该有一个仙子。”小孩子都应当有一个仙子,仙子是他们的隐形翅膀,藏在他们天真无邪的想象里,把他们眼中的世界呈现出童话的色彩。

“孩子们现在懂得太多了,他们很快就不信仙子了,每次有一个孩子说‘我不信仙子’,就有一个仙子在什么地方落下来死掉了。”孩子怎么能懂得太多呢,怎么需要懂得太多呢,他们只应当相信仙子。仙子也那么脆弱,他们只有孩子的心里那么一个家。

每一个小孩子心中都有一个谜样的永无乡,永无乡就坐落在永无岛上,到达永无岛只能用飞翔来完成,而永无岛是成人无法到达的世界,因为,成人已经不相信童话。他们相信常识,相信称之为道理和科学的东西,他们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帮他们看清这个世界的样子,但当他们想要去看清的时候,欲望与丑恶就如同一股浊流使他们眼前布满迷雾,混沌的想法在他们的身体内累积,身体和灵魂自然会变得混浊而沉重,再也没有了飞翔的能力,即使耗费再多的仙尘也无可奈何。他们会对此感到悲哀吗?成人的世界里早已没有童话,可是,也许每个大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抗拒长大,向往简单美好,却又不得不总是告别,给自己穿上伪装的外衣。

当彼得看到温迪变成了一位高大、美丽的妇人的时候,他只好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陡然后退。质问:“你答应过我你不长大的!”他们在一起,是可以挂在脖子上温软的吻,湿润柔软,是在失去力量的时候温暖的依傍。他

们一起玩耍,在夜晚缝补丢掉的影子,补缴出满天星光。可是,温迪怎么能不长大呢?彼得感受到痛苦,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那么残酷,像是丢失了心爱的玩具,像对生命冒险最原始的恐惧,正是稚气,才无比动人。而成人不会有这样的痛苦,他们有更多别的烦恼。

但幸运的是,永远停留在满口乳牙状态下的彼得·潘,还是会永无乡中做着假装的游戏,还会每年春季的时候来带上温迪的女儿,孙女,曾孙女去永无乡当孩子们的妈妈。依旧是可可爱爱,狡黠,霸道的小孩子,彼得·潘。他是不是最幸福的?

伦敦西区,肯辛顿公园东北角的长湖畔,有一个叉着双腿,挥舞双臂,口吹一支芦管的小小的男孩的青铜像,那就是不愿长大也永远长不大的彼得。他站在那里,是一个甜蜜的梦想,也成为有一些不甘心的长大了的孩子隐秘的向往,所以他站在那里。

总有一天,所有的小孩子都会长大的。可是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世界上消逝了小孩子的向往。还有,我们可以坚强一点点的是,我们长大,童心变小,但是心灵的范围可以努力去维持,像那些涌动在深蓝色夜空里的星星那样,皎洁、明亮。

我们都像长大了的温迪,没有了纯粹的翅膀,永远失去自由翱翔的本领。我们无法不长大,这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只要孩子们是快活的,天真的,没心没肺的”。是啊,只要孩子还是的,就已经还好了。

直到现在,依旧喜欢看安徒生童话。喜欢读“海水很蓝,蓝的像最美的矢车菊的花瓣”这样的句子,很舒服,也很安心。想像着曾经拥有这么一段童话的时光,还是会心里笑出声来,让我们就这样忘乎所以地笑一笑吧。

小说迷

## 植树

耒阳市委组织部 曾利华

局里有一片草地,已经荒芜了一年有多,新来的局长决定在草地上植一批树。

负责此事的吴主任立马叫来市林业局绿化办的李主任。在草地里转悠了一圈后,李主任说:“如果要在这一块草地上植树,必须对这块地进行翻耕改良!”

“为啥?”吴主任不解地盯着李主任。

“从草地的长势来看,这草地下面应是黄壤,易积水,如果植树,容易造成树木根部腐烂死亡!”李主任从草地上扯出一株小灌木塞到吴主任眼前:“你看,这灌木根部的黄泥是粘稠的,说明下面积水。”

“原来如此,怪不得以前邓主任在这草地上植树从来没有成功过!”吴主任自言自语。

一年多前,吴主任的顶头上司邓主任曾经在这块草地上种过两次树,但都以失败告终,有人就戏谑:“年年栽树年年荒,年年栽树老地方!”然而,邓主任却心有不甘,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植树不成不罢休的韧劲。

后来,邓主任退居二线,吴副主任就成了吴主任。

“喂,植树这个项目由你负责吗?”直到李主任大声询问时,吴主任才将思绪从一年前拉回。

“是的,谢谢你!”找到了邓主任植树不成功的原因,吴主任突然高兴起来。

第二天,吴主任用办公室电话打通了全市最大苗圃基地老总的电话,吴主任还没有发话,对方就急切地说:“邓主任,是不是贵局草地上又准备植树了?这次地照样不翻耕?”

吴主任一听就愣了,临挂电话前,他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回应苗圃基地老总:“我不是邓主任,这次植树,必须一次性成功!不成功不付款,如果你觉得行,明天就来我办公室商谈吧!”

挂了电话,吴主任闭上眼睛,长长地吁了口气,似乎看到了局里草地上已长出一片葱郁的树林来。

文字家

## 人生

□ 龙应台

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五千米,有人在拼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那跑五千米的人,看见那跑百米的人全身紧张、满面通红,心里会“颤抖”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跑五千米的。清晨散步遛狗的人,看见那跑五千米的人气喘吁吁地追过来了,他会因此而恐惧,觉得自己要被“淘汰”了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散步的。

你真的“平庸”吗?其实要看你自己站在哪一条跑道上。如果你决定做清晨散步的人,怎么会有“平庸”的问题呢?会不会你的气定神闲,你的温和内敛,你的沉静谦逊,反而就是你最“杰出”的人格特质呢?